

风物咏

烟台行

曾庆斌

日出月亮湾

暑期带孩子来烟台，原只想躲几天暑气。两三天里，我们没有赶景点，只是在这个干净的海滨城市随意走走。夜宿月亮湾，清晨天还不亮，孩子还在沉睡，我翻身起来去看日出。月亮湾在地图上也是月牙状，围着这片尚未苏醒的海。

清晨的海湾浸在一种极冷的蓝里。沙滩是湿的，上面布满潮汐退去后的细密纹路。海滩上已经有行人了，大家沿着水线走，鞋底擦过沙子的声音，短促而清晰。浪来了，又退下

雨落养马岛

暑气在胶东的午后总是黏稠的，直到铅灰色的云压下来，风里才有了松动的迹象。从牟平城里出发，带两个孩子去养马岛看看。不过十来分钟的车程，养马岛那片青黛色的影子，已在雨幕中浮沉。

跨海大桥横卧在灰蓝的波涛上。车行其间，左右只剩下白茫茫的水烟，海岸线被彻底抹去。雨点砸在车顶，是沉闷而连续的鼓点。海水在雨中腾起袅袅水汽，海天在此刻失了界限。车窗半开，咸腥的海风灌进来，瞬间卷走了燥热。

上了岛，沿着环海路缓行。整座岛屿笼在牛奶般的水汽里，色彩被雨水浸泡得深沉。平日里鲜亮的赭红木栈道，此刻浸透了水，成了深褐，像一条湿重的绸带，紧贴着礁石的边缘。浪涛漫过栈道的缝隙，退去时留下一

牟平无人海滩

从电子地图搜出的那个名字，像一句清凉却不可兑现的诺言——“牟平无人海滩”。带着逃离人群的幻想，带着儿子一起，奔向我心目中那个空无一人的海滩。路旁，玉米地绿得发烫，蝉鸣密不透风。

转过最后一个弯口，柏油路早已断头，土路坑洼嶙峋，车轮碾过，扬起混着海腥味的尘土。心里那点关于“无人之境”的遐想，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撞得粉碎。还是低估了网络的力量，逼仄的村道两旁，竟见缝插针地塞满了几十辆车。一辆辆轿车和越野，车头抵着农舍的院墙，车尾悬在路基边缘，像一群误闯渔村的铁甲虫，将这原本僻静的角落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从车里钻出，扛着铲子，提着泳圈，带着一种寻宝得逞般的兴奋，涌向那片本该空旷的海滩。哪里还有什么“无人”？这分明是一场由地名与算法共同导演的盛会。

我将车勉强塞进一处缺口，熄了火。副驾上的孩子早在颠簸中睡熟，呼吸均匀，小手还攥着那只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的小铲子。我静坐片刻，看着这片被名字引来的海滩。

目光穿过渔村，沙滩上乌泱泱尽是人，五颜六色的小桶、铲子，一把把撑起的遮阳伞。小贩挎着沉甸甸的篮子，在人群里灵活穿梭，塑料铲碰撞出清脆的声响。

渔村的生活，被这潮汐般的人流冲

去，留下一层薄薄的水膜，人踩着碎金似的波光。远处的岛屿是深灰色的剪影，几艘小船抛锚在海湾里，随着看不见的涌动，一下一下地磕碰。

太阳也许已经跃出海面了，只是东边的云层很厚，日光被挡在后面，只把云的边沿烧出一道白亮的光。那是一束光柱斜插下来，像一根金色的楔子，钉在海面上。瞬间，泊着的船亮了，岛的轮廓硬了，整片海湾从混沌的蓝灰色调里，被这束光强行拽进了早晨。

近海的水色开始变化。浅金里掺

注注晃动的水镜，倒映着天上铅灰色的云。

小小的灯塔，成了雾中唯一的亮色。它孤独地矗立在岬角上，白色塔身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出一种冷冽的洁净。浪头反复舔舐着塔基，每一次撞击，都溅起一片迷蒙的水雾。天还亮，塔顶那盏灯还没有亮起来。它沉默着，任由雨水顺着玻璃滑落。

行至岛东的礁石滩，雨势转作绵密的雨丝。那块被称为“金蟾”的巨石，此刻全然失了憨态。青黑的身躯上遍布着雨水冲刷的痕迹，每一道石纹里都蓄满了水，在微光下泛着幽暗的色泽。它更像一头刚从深海浮出的巨兽，匍匐在沙滩之上，任由雨丝在它粗糙的皮壳上织成一张细密的水网。

最动人的是那片“果冻海”。在网

得有些凌乱，却又显出一种奇异的韧性。海滩边缘，巨大的晒网架子立在那里，像某种沉默的、粗粝的骨骼。那网，才是真正的景致。网眼密实，以近乎黑色的粗尼龙线结成，被海水浸泡得发硬，上面挂着细小的贝壳碎片与海草碎屑。它斜倚在木架上，仿佛一张凝固的巨浪，带着海的铁锈味与腥咸气。几位渔民坐在网架的阴影里，摇着蒲扇，甚至有些慵懒。

一位老妇人坐在小马扎上，脚边竹篮里堆着五颜六色的小桶和铲子。她并不吆喝，只是偶尔抬头，目光扫过那些被孩子拽着衣角的父母。

最动人的是那巨大的晒网架旁，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正坐在网边，手指灵活地修补着一个破口。他的动作不疾不徐，拇指与食指捏着网线，一穿一拉，一扣一紧，带着一种近乎仪式的节奏感。

天色悄然转场。午后的白炽光焰被收回，西边的云层开始堆叠出厚度。那光不再是正午时那种蛮横的、能刺疼皮肤的亮，而是变成了一种偏金色的、半透明的流质，斜斜地抹在渔村的屋瓦上，抹在那些巨大的晒网架子上。网眼的阴影被拉得极长，一格一格，投在细密的沙滩上。海水的颜色也变了，从白日里浑厚的黄绿，过渡成一种沉静的黛蓝，又在靠近落日的一侧，晕开一层泛着碎金的光带。那光带着波浪轻轻晃动，像一匹被风

着一点橘，光在云层的缝隙间缓慢流淌。海面没有猛烈的汹涌，只有绵长的起伏。海风带着咸腥气，贴着耳畔吹过。我站在滩头，看着天水相接处那一束亮光。

终于，朝阳完全跳脱云霄，天光漫洒，海水轻摇，海湾醒来了。

我转身往回走，听见海浪在脚下碎裂，又愈合。月亮湾的清晨藏得很深，藏在这片轻摇的波涛里。风不息，海不语，只有光在移动，海上的日出，衬出了这一刻的松弛与安宁。

上看过它晴天的样子，那可真是如果冻般丝滑闪亮。大雨中的海水呈现出复杂的层次。近岸是浑浊的灰绿，往深处过渡为沉郁的黛青，再远处，便与雨雾交融成一片混沌的蓝灰。浪涛卷着雨水涌来，在礁石上撞碎，泛起层层白沫。颜色在灰绿、黛青与乳白之间流转。海浪带着沉闷的轰鸣，一次次扑向岸边。

绕岛一周，车窗上始终流淌着蜿蜒的水痕，将窗外的风景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直没有下车去看看的机会。

回到牟平城里时，雨势渐收，暮色开始在高楼间弥漫。我摇上车窗，那片在雨后逐渐安静下来的大海，被留在了身后。后视镜里，养马岛的轮廓早已模糊。一场雨，让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与大海的深沉之间，完成一次短暂的往返。

拂动的锦缎，每一道波纹里都藏着一枚下沉的太阳。

东边的天已染上鸽灰，西边还留着一抹橘红。那橘红慢慢变淡，变成浅绯，再变成鱼肚白，最后融进头顶那片广袤的、正在变得深湛的蓝里。几只海鸥贴着水面低飞，黑色的剪影在金色的光带上划过。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光一点点撤退。

回程时，车依旧堵在渔村窄路上。夕阳把晒网架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幅沉默的剪影。那些闲坐的渔民，依旧在阴影里摇着蒲扇。老妇人开始收拾竹篮，把那些没卖完的彩色塑料制品一件件收进蛇皮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回头望，那片海滩终于缩成一个模糊的色块。

儿子依然在睡，胸脯平稳地起伏。对这个下午的“无人海滩”而言，他是缺席的。但对我来说，这静坐观想的片刻，却让那片海、那张网、那些蒲扇摇出的慢时光，异常清晰地刻进了记忆里。真正的“无人”，或许并非空无一人，而是在这人声鼎沸之中，你依然能听见那补网的沙沙声，能感到那蒲扇摇动的风。我知道，真正的风景，永远在那个夏日午后，天光向晚时，那片海独自拥有的、无人惊扰的辉煌里。

车开出很远，海的气息仍在鼻腔里盘桓。电子地图上，“无人海滩”四个字，依旧在屏幕上安静地亮着，像一个固执的、美丽的错误。

诗歌港

分手的黎明(外一首)

林启东

又是黎明
晓月伴柳
聚拢的青丝被拂晓掠走
吹散的彩衣
在离去的风中
遗落了飘摇

思念的马儿在晨起长跑
小院里的苹果熟了
请把香香的感觉
重新拥抱
回想播种在
睡梦中的感觉
你是我今生
不寐的依靠

孤独与自由

孤独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自由
一个人和时间
相处久了
在交错的等待中
静雅中便渗透了
些许淡泊
我们在享受自由的时候
偶尔也会和孤独
不期而遇
好在只是擦肩而过
随之而来的便是
春暖花开

有时候
你的心情
便是一道风景
有时候眼中的风景
也是
你此刻的心情

雨水

邓兆文

第一次是初秋
天旱
是雨水打开万物生长的瓶颈
庄稼长高了一寸
果树又把果实的外延
扩展了一轮
第二次是仲秋，它悄悄潜入
桂花的内部
一夜之间，满世界飘香
以后几次，我忘了
只记得是枫叶红了
粮食入仓的时候
我坐在窗前，望大雁南飞
心境仿佛也被打开一道缝
觉得自己就应该是那雨水
该来时则留
该走时，连落叶一并带走